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寬

慈湖遺書卷十二

宋　楊簡　撰

家記六　論孝經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以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

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不可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

之間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即愛親之心也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即事親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心又不期於生而自生即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二道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哀喜怒樂無

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古人以禮言之故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又以哀樂言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民之則之非則乎彼也昏昏者滿天下不可不以漸通也漸以通之庶乎其聽也明目不可見傾

耳不可聞所以告子夏非以告衆人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簡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

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所自有而為悖為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絶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為博愛為敬讓為不敢為不驕不溢為德義為禮樂為不敢遺小國之臣為不敢侮鰥寡為不敢失於臣妾為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為補君之過為哭不偯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為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

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僞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章曰諸侯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刋落古文閨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

知此惟心通内明乃克決擇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

鬼神之道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闕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見訓語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人咸以身體

髮膚為已不知受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
竊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已莫愛於已因
其愛已而啓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公因其不肯
毀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困而不拂聖人循循
善誘發明人心本有之道德行之以立其身則身為
公踹而不私名揚於後以顯父母則名為公名而不
私夫人之所以失其道者私而已矣以此大公至孝
之心而事君無二道也言事君所以明此心之通又

引大雅念祖自父母而通之於祖亦明此心之通無念念也聿語助也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為孝為弟為博愛無一點已私置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烏虖至矣簡每誦此章每每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然動於中而自不能諭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聖人非虛言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

國順之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順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愛敬父母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循善誘姑以類言父天母地明猶

察也謂曉達也明王之事父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人惟不自明已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執已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

殊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況能事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於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天子祀乎明堂䄍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即天地之變化也致敬於宗廟鬼神實在實著融明靜虛是謂孝弟之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之弟渾然

神明本無間隔如日月之光光于四海而非思非為無所不通引詩為證所以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見訓語

慈湖遺書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遺書卷十三

宋 楊簡 撰

家記七

論大學中庸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者以不知為知者往往如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

之深自以為窮高極遠陵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已勝而已矣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顔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為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絶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謂至善即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

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
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
之敬止豈頑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
與乎曰慈發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
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
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
意而為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

為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輙偏輙黨始為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為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為善反

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德可以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為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壅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

人心自直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啓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逕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絶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絶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絶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絶之曰毋固

其胷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絶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況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都於此章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若以威武

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為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牽求道於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見誨語

大學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巳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為慎獨乎疎略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簡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𨚫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特不

可屈於威武而恐懼爾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而為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道憂國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靜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非禮處故知大學非聖人之言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二字

中庸不偏不倚之謂洪範曰無偏無陂無黨無偏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為實體而致意

焉則有所倚倚即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不偏不倚耳意微動則偏倚即謂不中既曰中矣而又曰庸何也至哉聖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庸常也中道初不深遠不過庸常而已而智者自過之愚者又自不及賢者自過之不肖者又自不及切實言之曰庸常而已矣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明其初無奇也所謂視者是也所謂聽者是也所謂言者是也所謂動者是也所謂心思者是也其有不思之時不言

不動不視不聽之時亦是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人自不知自不信如終日懐玉而索諸人此喻猶未切也正猶孩提未辨寒暖終日流汗而曰寒也人日用此道而自不知何以異此及其省也其言常言也其行常行也不必加微意焉不必損微意焉而渾渾融融蕩蕩平平皜皜之妙我所自有雖終日思慮而如不思慮也雖終日云為而如不云為也似動而未嘗遷也

似靜而未嘗止也是妙也惟覺者自知而不可以語人雖强言之終不可以盡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見訓語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為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為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

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學者放逸馳騖於心外自起藩籬自起限域孔門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分裂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吾心渾然無涯畔無本末其未發也吾不知其未發其既發也吾不知其既發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則失帝則矣事親事君非無知也應物

從事非無知也周公仰而思之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無知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油然而生忽然而止生不知所生而是非自明利害自辨止不知所止止無其所止無其事如此而知猶無知也如此而為猶無為也子思覺焉而未大通者也其卒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又分裂之意也孔子之言則不然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明乎孝即天之經地之義未嘗分本末也又曰哀樂相生

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哀樂而發明其至未嘗外哀樂而發明其至也衆人自以為哀樂之可見可聞也孔子則以為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惟洞達者知之未至於洞達者終疑也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

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見論語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肖固然不自知固為不及賢知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為之屢言

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絶羣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

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虚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省其妄雖賢雖智難逃四者惟顏子自知其受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遠至於三月不違仁則脫此患矣默省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今何曩

無體無意夫如是故三月如一日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深思可以略言而不可詳議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為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告語之所及也雖

以孔子之聖亦未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復歎曰道其不行已夫若夫於行言知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為不思即不為明猶強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見訓語

先生曰孔子謂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汝以為何如汲古對云子路問強未明孔子何以如此荅先生曰矯者欲明故困然無知既知而不學不能行其所知則

危矣即入小人之域書云人心惟危起意為人心又曰不起意非謂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若起私意則不可如事親從兄治家接物若子哭顔淵慟與見其過而内自訟此是云為變化非起意惟覺者自知汲古對曰不起意便是君子坦蕩蕩而無一毫之累若起意則是小人長戚戚而無片時寧一先生曰是見誨語

或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知

也程正叔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至纖息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何言之淺若此衆人皆能知之子思之分精粗裂本末知者獨得議之正叔不必論矣然而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

汲古問中庸云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謂天地至大而有

所憾者以祁寒暑雨之失中也君子之道中正不倚是以大而無或過故天下莫能破此說是否先生曰天地未離乎形君子足以範圍之也先生曰程明道謂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誠有此也又謂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此言善見論語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

者自以為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為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為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為而求諸為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為愈遠萬古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有為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懐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至近而自以為遠自有而自不認其

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本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為孔子深惜夫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為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為道深知大患在乎為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者終於二

物也為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為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見訓語

慈湖遺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遺書卷十四　　宋　楊簡　撰

家記八　論孟子　諸子

孟子言舜傅説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正誣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精一之學非傅説厥德脩罔覺之旨也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當伊尹之心徒以就湯就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畆之中樂堯舜之道

雖湯再使人聘之未爲之起豈治亦進亂亦進意度哉無非惟義之從爾

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人廣大與天地同體惟自乳稚梏束於氣血形骸之中失其本體之大孟子旣明固有之心漸復本體之廣大故蔽漸脫體漸明廣大漸著孟子明見廣大漸著之體無以名言之曰是殆吾氣之浩然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然而非的也性體本大因蔽而小復因蔽去而大其實復我本有之大耳非體有消長也自人物言之謂之性自人物萬化莫不由之而言謂之道自其絪緼和育發達言之謂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其恭敬謂之禮自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言之異非果有紛紛實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靜有實有虛有多有

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衆人蔽之君子明之其蔽也似無其明也似有非衆人本無也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有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

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即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皆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皆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揺也不覺其未始動揺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偽也此不可不明辯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孟子此論足以開明人心學者之蔽二智與故而已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莊周則云則知孟子之時智故兩言聯稱通義率以爲常故孟子於此始言故忽繼之以智不患乎人莫之曉千載之下時移事改言語浸差學者罕言智故故莫之曉不知孟子之時以爲常談故者事故智者智慮易大傳曰無思也無爲也爲即故思即智學者之蔽非思則爲非智則故言其不出於此即出於彼

其蔽同其受病之源同故學者常言智故不以爲異此二者足以盡天下萬古學者之蔽矣此道坦然不假思索不勞作爲人性自善人性自明人性自具仁義禮智自具萬善何必他求何必更思何必更爲故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何假思爲不屬智故天下之言性者則異於

是矣其所言者必有故焉必用智焉或有利心心有所欲之謂利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何更以智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不屬智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而不離也是以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惑而遂通而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用智智有邪正有小大有是非故孟子於此致其議至於故之爲言則斷不可以爲性不必致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雖千歲之日南至北至善歷者可以坐測而籌之殊不難惟此乃言性也非故也故不可以故言之舉天下無逃於智故是以舉天下皆不知性

孟子所以每言必稱堯舜者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故率以堯舜爲不可及率墮於智故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通喜

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之他矣故於是貴於求然人心至於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詐爲淫佚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廹急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於外離乎我而逐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此哉知我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舉不可入其門則苟求之固在我矣

亦何憚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為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欲為君子為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知乍見孺子將入井其怵惕惻隐之心即吾本心也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即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或求之則又苦廹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勢也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與

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惟曰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一貫之實也又惟曰吾有知乎哉而已曰何有於我哉而已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而已曰志氣塞乎天地而已葢曰志曰氣曰義曰道曰心曰性曰哀曰樂曰忠信曰篤敬名殊而實一明者觀之渾然寂然本不可以名言聖人因人言而隨之言大旨未嘗判裂此惟内明

大通者知之雖小明而未大通猶蔽斯旨噫學者生而習聞人言如是者謂之志如是者謂之氣如是者謂之義如是者謂之道如是者謂之性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喜怒哀樂牢不可觧一旦告之未始不一之說其聽必惑惟自明者自知自信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言褱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或曰孝弟亦是物也或曰道義亦是物也或曰禮樂亦是物也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範圍天地者此也發育萬物者此也安得曩小而今大也孟子

據其所親歷而言惟覩曩之梏束誠覺其小今之開豁誠見其大不知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執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小大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無乃不敬乎又曰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亦不敬聞之孝宗亦

不以爲然

孟子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也此非楊子之本心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非取爲我惟不取不與各安於無事而已矣亦老子使民至老不相往来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人皆有道心皆有愛人利物之心如天地之春乃變化之神

用而老子楊子欲絶滅之是猶未免於意必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説如何汲古對曰此言人心操則存在此舍則失之所以出入無定處孟子引此説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先生曰孔子此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寂然無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於千萬里之外或窮九霄之上或深及九地之下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

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旨未嘗費操而賊舍孟子悞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為神見誨語

汲古問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若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何以攷之先生曰鄭康成謂周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此亦意說初無證

驗雖云據詩春秋孟子亦不無疑魯宣十五年初稅畆言稅民夫自開闢零畆之田爾初不見其為助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亦不過因詩而意之爾今攷周禮未見其有助法然則所謂雨我公田者殆官有閒田之屬役民以耕者作此詩爾周官化治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故詩有此先公後私之誠心役民歲不過三日互役之以治官田如合方氏尚同天下之

數噐度量而乃行二法乎况無的然無疑之證大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幽王時詩非侯國之詩不可以此證侯國之助法見誨語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始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見訓語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

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語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復歸疵病大露混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老子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未悟古今之一也凡此惟大通者知之信之未大通者終不知終疑也此不可以思慮及也不可以言辭盡也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古曰今曰萬曰一名言之不同也昏者則云爾也老子又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道體寂然何逝何反學道而未通者自作此意度耳道不如是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動者道也靜者道也有者道也無者道也古者道也今者道也萬者道也一者道也孔子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異動靜有無古今萬一而爲殊也

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夫三才之道一而已矣而老子裂而四之其言法天法道法自然尤

爲誣言瑕病尤著以他語驗之老子不可謂無得於道而猶有未盡焉爾

莊周寓言陋語良多仁義蘧廬之論惟覩夫二未覩夫一也亦祖夫歸無之學而未大通者也周又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意說也曰不用曰寓皆意也又曰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又意說也未悟有無之一也又曰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是又惡動好靜陷溺之巨病也似廣大而實小

也似高明而實卑也又妄謂顔子忘仁義忘禮樂坐忘此乃老莊棄動趨静之偏敝而謂顔子亦然其言似高妙而未免於不一足以惑亂學者見訓語

孔子問禮於老聃恐非莊子所謂老聃者何以明之所言絶不類也豈有與孔子議禮如此之詳而又以禮爲亂之首也莊子所言老聃皆痛絶仁義

莊子曰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莊周何其意態之多也孔子曰入孝出弟謹信汎愛未嘗有意

度也莊子鑿空為有又屈曲其蹊又曰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不如是也以為不可柰何者非能安者也非真知命者也天命之妙不可以人為參也曰天曰人非知天者也亦非知人者也天人一道也隨世而曰天曰人可也吾心實曰天曰人非也

莊子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不忘其所始又曰以無為首是皆意慮之未息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未嘗有周之繁説也而萬世自莫得而闚之莊子又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又思慮之紛紛也是又樂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之歌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真以生爲不反真其梏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矣兹又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子思子之書載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嗚呼是殆非子思之言也夫道一而已矣君以此使臣臣以此事君公子以此爲

公子士以此爲士一也今異而言之無乃不可乎况乎明臧否立規檢矜持務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子思之言也不然則子思之學陋甚矣何以能作中庸中庸雖不無瑕病不至如此蔽陋之甚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子思年十六而辱宋大夫樂朔幾不免曾子亦謂其有傲世主之心老萊子亦言其性大剛而傲不肖然則子思亦未能無我矣惟未能無我故中庸之書亦不

能無意孔子每戒學者曰毋意又曰毋我
子自微覺而已深疑子思之言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
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以予所
覺心中初無淺深前後精粗之異而子思異之殊覺
其礙此乃予未覺之日所見既覺則無是見也乃悟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若
孔子之言若合符契而子思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不可云者乃以意爲之孔子所以每每戒門弟曰毋意爲是類也

自孔子歿而大道不明自曾子歿而道滋不明孟子正矣而猶疏荀卿勤矣而愈遠董仲舒號漢儒宗而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佑嗚呼異乎孔子之言道矣自知道者觀

之惟有嗟憫而自漢以來士大夫學識畧同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由戶爲喻爾何莫由斯正實無瑕仲舒支離屈曲不知仁義禮樂乃道之異名而以具言則離之矣不知仁義禮智信皆人心所自有不假脩飭臯陶謨慎厥身修思永修其永永不變者仲舒所言脩飭能永乎仲舒曰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禹曰安女止謂人性本靜止安之不動而已矣何以設爲文王不識不知何

以謂爲孟子道性善又仲之所未知也以此事君乃反汨亂其君本有之德性諸儒雜説蕪論所至如是能知其非者有幾就有知其非者又不得行其道於天下而欲望復見三代之治難矣

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已捄弊之政也吁咈哉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仲舒離而爲二舜誅四凶亦捄弊矣初不害

於三聖之一道誣言曲説今學者靡然從之道何由而明人心何由而復於正

王通之學陋甚其言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巳也巳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通之妄至此殆不足辯惟其羣弟子官達尊稱其師書行於世其言亦足以惑亂學者聖人之道

即天地之道奚特聖人三才一貫也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鬼神之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而通曰遠則冥諸心是誣聖人也又於心外復求理復求天是自誣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説卦之文未嘗繫之子曰則知非孔子之言也曰窮理曰盡性使明者言之辭旨承連自無瑕病而通分裂如此良可笑也通又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杜滄問藏之之説通曰泯其迹閟其心可

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通之陋至於此今有司每出題於其書以試舉子文時文習尚順題罕有駁議而通之書依倣聖言竊取其近似而實非也學者多為所欺故靡然從之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而通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孟子曰仁人心也通之病蔽甚著孔子雖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大畧明人之不遠耳欲之為言亦常言初無深用思慮之意通不會聖人之旨倣而言之自謂無悖矣不知

氷炭之不同也又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通乃倣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遂妄意仁義為非道妄意禮樂出於仁義之下不知仁義禮樂乃道德之異名先王順道而行非能有所作而次第之也繼善之言大傳不繫之子曰之下則非孔子之言也通又曰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霍光隂妻邪謀非忠也劉備受劉璋賔客之禮而反目奪之亮輔之又立同

姓之婦為后此何心也霍昌誠有他善可愛可敬而
王通槩取之則不可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輔太
宗殺建成元吉亂巢妃亦通此等學術議論有以啓
之也李密問王伯之畧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此論正矣惟餘論則駁滋惑後世不得已致辯
道無窮無方學者自有淺深有不盡昔孔子遇程子於
途與語悅之取其善者爾非盡與孔子同也程子名
本號子華子程子固曰仲尼天也本也何足以望夫

子程子曰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鬲吹嘘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斯言善矣其曰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割斯則蔽矣夫太貞者道之異名爾何得言剖割道一以貫孔子猶欲無言而况於本無可言之中而强裂初始元玄四者之名其曰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未見其疵也而繼曰因其然也意狀可覩已而又曰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言雖

似深實積意說又曰吾亦不知所以然也此庶幾矣猶有所倚也其之齊知齊國大危答景公之問一本諸道深知非道無以已亂也善矣

列子道壺丘子林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壺丘之言似實而非夫天下氣化物理一貫無二而壺丘裂而二之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

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之言實理也明乎此則壺邱之蔽可觀矣陰陽四時生化皆不可見不可聞也即不生不化者也皆非有無所可言也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末也物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貫之之妙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而

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善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於事親則謂之孝見於從兄則謂之弟見於事君則謂之忠見於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於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於長幼則為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為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温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井而怵惕隱惻者仁也及遇

大賓則又陞降揖遜而為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心也耶嗟乎學者藩以私情部以小智絶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持異端邪説而欲立乎清虚無為之境吁可傷哉

荀卿子言性惡而自背馳聽訟兩詞不同靜聽久之而真情自露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其大畧篇則曰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夫不能去民之好義則人性之本善驗

矣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曾看老莊之書否汲古對云老莊非聖之書多害道特以聲律為習不容盡廢因問道體至大何所不該老子四大之說似亦支離先生曰三才無二道老子却裂而四之如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尤為誣言意說瑕病尤多以他語驗之不可謂無得於道惟其有蔽故猶有未盡

汲古問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不知其禮

矣而家語乃云夫子聞其通禮樂之原而往師之又云問禮於老聃先生曰聖人無常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先生曰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啓吾心之所自有也教者豈能於學者所自有之外別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復其所固有爾若使之不由其誠則所教者皆外物無與學者事也故記曰今之教者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汲古嘗見張横渠云不盡材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

盡其材乃不誤人若曰勉䔍而為之則豈由誠哉先生曰是

汲古問先儒謂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此說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飾又曰設誠於内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飾設為其不達大本如此互見論語

慈湖遺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慈湖遺書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玢

慈湖遺書卷十五

宋 楊簡 撰

家記九 泛論學 論文 論字義 論歷數

自古人之知道者寡是以其言之害道者多就有知焉有偏全有淺深未全未深其言猶有害道然則非聖人之書誠雖讀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天下非聖人之書何限無非惑亂人心之具孔子之言出於古者所記錄猶或失真而況於非聖人

之書其害道者多矣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

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不可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録猶或失真况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見訓語

嗚呼今天地之閒孔子之言無幾而非聖之書充棟宇非聖之言知道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以害道

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幾學者誠不宜汎觀必遺眩惑唐虞有納言之官周有訓方氏易曰正辭為是故也見訓語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膚近疑其庸又疑其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為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即道故大舜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為非為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為皆離皆非故告曰中平平庸

庸事親從兄怡愉敬恭豈學而能油然而生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應酬萬端忠信全功不習無不利曾子謂之皜皜簡亦謂之融融道固不離乎常故孔子曰中庸毋動乎意清明在躬自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心所同

覺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見訓語）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元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

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為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為自為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沚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進不進殊為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純思為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

而益通縱所思為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静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為至静故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静予何敢言仁用力於仁者也恐同志者復蹈前患故備記如右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蓋皆斷之說而後世之士耻於

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畧於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見訓語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此豈心思推測之所能至哉如日月自無所不照如水鑑自無所不明也此心神明有甚於日月水鑑

孔子稱子路不耻緼袍之善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則其誦久矣豈無以告孔子者子路

既沒門人語及始曰是道也何足以藏於以見聖人

廣大虛静如天地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若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為天道為以器言甚善非知道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

亦有此未至

伯淳謂顔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此語亦有未安謂二子得聖人之道誠然然不當謂一人默識一人篤信信者必默識默識者必信自不當分裂又不詳攷日月至焉者非得道何以言至所謂至者必如顔子之不違仁所謂不違仁者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静一貫方可言仁方可言至然則孔門得聖人之道者亦不止二人而已

伯淳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斯

言甚善

伯淳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

惟伯淳而後有此言

伯淳謂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回造化者誠有此也伯淳名顥門人尊之曰明道先生伯淳謂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差矣何精何粗何妙何不妙

化即神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

類聚觀之體認出来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㣲致意焉即迂曲即造為即不正直即不忠信所謂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留作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正叔又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来畀

哉正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强立藩
籬固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聖人坦夷之道
孟子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以羊易牛即王者之
心發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
而正叔分裂體用而言之不可以為訓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主
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
善何必如此拘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

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或問熒惑退舍果否程正叔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故有此論人心即道無所不通善心興起如其真切豈無感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又謂成

王未必能然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說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善之心既足以感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弭之不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哉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決不勞多議令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

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
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即神神即幾或
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
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
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
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
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
民不能是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

乃起於後學之意說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為是之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辯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况又裂幾於彼裂誠

於此於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爲害道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觧觧者不如此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

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無體則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為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致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況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耳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書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故孟子曰天下之

不助長者寡矣言心聲也其最著見者芭蕉詩有頤學新心之句此未悟本心之至善而於心外求新心也墓誌有精魄反原之言夫血氣有聚散精神無所生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神心無體即本即原死生一貫何以反為原始反終乃作易大傳者之言非孔子也與李和叔書曰天德雖能盡其說然後大本可立天德豈說之所能盡說之所可盡者尚不足以盡意而况於天德乎大本豈可徐徐而立孔子所謂可

與立不失其所本立也人之本心自寂然不動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虖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為集語覬與我同志者或未觀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即道而不他求也至哉人心之

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寖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觧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德本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見訓語

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陽之精曰神陰之精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善否之氣治亂所起闕

云云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云云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陰陽之氣雖二而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雪霰雹之所以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倮虫之所以生成變化者此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

所不通故四靈役於聖人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聖人之知如日月之明如水鑑之明非思非慮自明自照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先覺者此之謂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此之謂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次第不同而其知則一也其知無次第之差也是知至神至靈至精視聽言動何本何根愛敬和樂智慮應酬何終何始始不可得而知也終不可得而知也中亦不

可得而知也順是而行之為善為治逆是而為之為否為亂知則順不知則逆吁人皆有至神至靈至精之心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故聖人之道無所不通聖人之事無所不行守日月之數察星辰之行序四時之順逆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下清濁其道一也其事一也立五祀制五典和五聲合五味正五色成五穀序五牲其事甃甃其倫叙

敘皆神靈之變化精一之散殊可覩而不可測可言而不可詰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容思夫是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仁義之祖歟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正心便是起意汲古對云此即孔子毋意意一起即有過要無過但不起意便了意不起則此心安然瑩靜虛明若子貢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是改過後私意不起此心明照

況此心明照愈於日月日月雖容光必照尚不及部屋之下此心則無所不照無所不通安有隱顯之間

先生曰此說却是

先生曰少年聞先大夫之誨宜時復反觀其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通貫爾疑象與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更無間斷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

斥看喚作甚麼句絶喚作天亦得喚作地亦得喚作人亦得喚作象亦得喚作理亦得喚作萬亦得喚作一二三四皆得

先生謂汲古曰聖人猶兢兢業業豈學者不兢兢業業汝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兢兢業業用力於仁為之不厭又曰學者切不可觀非聖人之書當師孔子之言

先生曰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太急故雖息焉游焉

孫而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間不失敬心不失時敏之心則厥脩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下事皆然彼苦澁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汲古問聖賢言性何以多不同先生曰性字解釋有不同如性相近與節性惟日其邁此是隨俗泛言性質如易曰各正性命孟子道性善則言性之本

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

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元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見訓語

天下有累數百年之風俗既成而不可拔士生其中沉

浸深入有不自省吾徒不可不疾而察之聖人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吾非求異於衆也誠有所不自安於中也自三代衰孔子没義利之辨寖不明漢興君臣相與以權術取天下大畧本以利文之以義孝宣亦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豈惟漢規模如此歷三國晉南北隋唐五代大抵一律豈惟人主規模如此士大夫惟上所好其規模皆如此豈無善者其畧則同後世之經術異乎孔子之經

學矣後世之文章異乎三代之文章矣後世之字畫與鍾鼎篆刻不同矣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時為利禄之路則然取青紫有拾芥之喻指所蒙以稽古之力公言侈說不以為耻三代之時無此風俗也無此等議論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書曰辭尚體要而已後世之為辭者大異冥心苦思錬意磨字為麗服靚粧為孤峯絶岸為瓌杯玉斝為大羹元酒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夫子之所以教誨其子弟

亦不聞有是説也甚者韓愈敢以孟子與司馬相如比而同之相如何人躋之至此專以文稱也以易為奇以詩為葩三極六爻之旨如此乎三百篇無邪之義如此乎甚至於序送李愿有曰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何等法語而敢肆言無忌如是耶此無他舉天下之風俗皆然不以為異也故學者仰韓如太山北斗心服其文莫見其過至於字學尤足鄙咲書者六藝之一古所不廢然

非學者之所急游之則可後世之為字畫者異哉皓首習之秘術不露此周孔事業耶嘗觀鍾鼎古文如精金美玉齋莊晃弁使人起敬起愛真三代時風度也衰世所謂草聖者何哉以放逸為奇以變怪為妙後世之俊傑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獨步一時流芳千載蘭亭遺墨秘藏昭陵老師宿生無敢擬議雖則云然有聖言在衆好必察竊未所安如婦人焉清神麗色雅服妙粧美則美矣而非公庭之所當言非君子

之所好樂施之於晉宋以来則善施之於三五之上則悖何者無淳古質厚之體也無莊敬中正之容也書心畫也使逸少之書盛行而不少衰則人心風俗終不反朴終不可以庶幾三代吁可念哉累數百年来風俗如此習尚如此論議如此牢不可破如此今也一旦欲排萬衆之所嗜好盡反之於古殆猶回急注於懸崖止奔馬於峻坂徐而思之亦有可覬良心人所具有也堯舜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

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仁
聖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如喪其靈如塵積鑑本
明猶在一日啟之光燭天地孟子言必稱堯舜於戰
國之時今之時顧不勝於戰國之時耶豈戰國之人
皆可以為堯舜而今之人皆不可也必不然也放情
逐意固衆人所不能免而亦不可肆也又肆其欲子
將甚焉上肆其欲下必倣焉倣而不已必甚甚而不
已必亂至於亂則禍及其長上稽之往史可想可戒

然則放逸之習不可縱也莊敬之學不可廢也浮薄之務不可親也朴古之事不可厭也不惟不可厭而已又有樂焉人心即道至樂中存昏者失之明者得之無謂詩文之放逸非放於惡也無謂字畫之縱逸非流於不善也商之木輅周之麻冕孔子獨意嚮之取其質也道二正與不正而已矣莊也敬也古也朴也善也皆正之類也不莊也不敬也不朴也不古也皆不正之類也故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故相如至於見賢韓愈至於宣淫豈不異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胡可忽也况所差猶不止於毫釐乎草聖之差遠矣宣淫之差不知幾千萬里矣無恠後世之禍亂相尋於無窮也明君良臣知治亂之岐於是乎分則烏得不戮力剗削文士墨客滋蔓之邪說而無使啟亂也見訓語

文士有云惟陳言之務去又有云文意切忌隨人後近世士大夫無不宗主其說不知幾年於兹矣書曰辭

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近世王風好意滋甚以其言平常易以他語及世効之者浸多則又易之所務新奇無有窮也不思乃利口惟賢之俗士大夫胡為不省不告諸上而痛革之乃相與推波助瀾

古者制字一而已矣其有轉音多後世所增益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而後儒讀者多轉為去聲非也夫齊宣王昏愚特甚使當日孟子皐作去聲言

之宣王必不聽解況作去聲則不文後儒鄙陋好異音釋奚可盡信曲禮欠伸據方言俗音則如是耳而音釋家作卭歛反至於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並五教反則尤為害道夫五教反者好樂切著之謂也若夫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則不可以好樂切著為義也自孔子猶無得而形容姑托喻於水托喻於山而已聖人尚不得而言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後世陋儒不知道狥於音訓家轉音一定之說至於害道殊

為不可論語去喪無所不佩口舉反則失君子不忍除喪之本心反有惡其喪之意尤其不可去喪乃記者之言非聖言惟當如書言免喪禮記言除喪亦未安猶愈於去喪口舉反之太甚也就去喪定讀惟可口據反離喪而去猶云可也大抵天下事自不可以一定論言欲信行欲果而子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堯舜揖遜湯武征伐孔子序書桀受不書王不以征伐為非也然則天下奚可執一定而以為

義且下字有上去二聲唐韻於上聲為降也於去聲謂行下也義亦相通耳今方言為消減降下亦作去聲然則音義亦無定論共字平去二音亦通選字上去二音亦通唐韻於選字二音無異而論語音唯從去聲曲禮供給鬼神音恭或作供方音俗語率用平聲而論語子路共之居用反與僧釋語則同皆偏拘也通用可也

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是言簡自總角讀書音大為太

者多也率從陸德明音從舊從衆不復考究今老始致疑而考焉周禮大宰小宰樂官之大師小師祝官之大祝小祝史官之大史小史若此類皆當如字大小相對尚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禮之太宰少宰若此類皆當音太太與少對三公所以音太者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乃任之尊之之至故音太宰祀天

神亦尊其稱音太以三少少宰推之則三公太宰音太可知矣陸德明於大宰初音如字次音泰陸凡百好異率類此今世所傳尚書凡太史皆音太者鼂錯漢儒隨俗茍稱而不考諸周禮也古書雖音太者皆作大今尚書於太師太傅太保皆作太者鼂錯欲記音而加點歟抑後傳書者誤加歟史記太史公皆加點若非傳録者誤則司馬遷習漢儒之陋爾遷之誤多矣不止是曲禮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

大卜陸德明音云除大宗餘皆音太德明好異又不考古故有此陋自鼃馬猶爾而况於德明乎

詩補音考究精慱然亦有過差桑中采麥訖力切采牟也引易林麦與得叶與國叶韋鋋叙志賦麥與則叶柳宗元禜門文麥與惕叶吕温觀野火詩麥與慼叶蓋不知京師語音麥音黙自與得國則惕慼叶今改作訖力切則全差矣山有樞有栲去九切陸機草木疏云許慎讀栲為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爾雅栲山樗

疏亦云許慎正讀栲為糗糗去九切言去九切特不明爾至於曰今人言考失其聲也差矣音轉而浸訛今九亦有苟者栲作苟切則通矣亦與糗同音非失其聲也今禮部韻則失其聲矣閩人又以九音狡斯干居焉切又矣居閑切亦可角弓胥遠於圓切亦差引易林遠與言叶韓愈閔已賦遠與漫與言叶然則從平聲盈元切則不差矣今作於圓切則失其母大差矣況又曰韓愈此賦用韻難知蓋愈此賦又用難為

韻亦不甚叶故轉而為切曰漫彌延切難泥沿切兹其所謂難知者歟大抵古人亦不拘乎切叶其大槩叶爾而補音必欲句切叶故礙而不通其於頌多曰未詳蓋頌不叶韻節南山人殆養里切又失毋音作廷里切可矣所引楚辭天問與止叶九章與特叶龜筴傳與起叶易林與齒祉叶亦無相妨廷里切與今俗呼殆同毋至於養里切則大差異毋凡服字皆蒲北切雖引士冠禮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與飭叶之

罘刻石與德叶碣石刻石與息叶詩一十有六無房六切者然安知非扶北切扶北與房六同毋亦與德餩息叶何必蒲北異毋萊菔或名蘿蔔者方言特異乃作蒲北切今欲一切合異方之音無乃不可乎凡弓躬皆姑弘切亦失毋古詩乃與朋叶楚辭九歌弓與懲叶引班固東都賦躬與稜叶崔瑗和帝文躬與懲叶然則經稜切可矣何必姑弘切又凡國字皆越逼切其所據亦不明白端的蓋意度韋合愛字許既

切亦失毋纓旣切可矣尚書古愛字集韻許旣切亦未可據信或以方言特異歟

詩補音行葦大斗瞳庚切十升也溝洫志白渠之歌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補音所引證止此爾殊不明著何以驗其果瞳庚切白渠之歌大略叶爾亦有闕脽左右笔之鐘鼓樂之笔與略大叶爾而或讀笔如邈亦過矣抑話言與行行亦不甚叶又黃尚果羽切別無證驗徒以欲叶韻而為此切台

皆必墨切亦曰叶韻爾無證凡此類皆難用抑孔昭之咲切靡樂魚教切為虐宜昭切皆無謂

丁丑孟秋朔日食望月食汲古云日月薄食或謂天之定數非與先生曰日食雖因日月交會而歷家亦莫能皆中歷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所中十僅七八諸儒泛聞歷筭每中不究其詳遂歸之定數此言害道大戴記孔子之言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世罕誦習不知日月薄

食實闕君德三才一體元氣混全逮重濁下凝故輕清上浮重濁靜止而積陰輕清上浮而生陽陰陽交而人物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人道亂則天地之氣亦亂君人者其可不反而求諸已乎此心本與天地為一意作而昏始亂始悖唐虞三代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雖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音此衰世之術安能一一皆中汲古又問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其救日伐鼓取其有聲以壓

陰氣而充其陽也如月食亦皷豈充陽乎先生曰此言皆未達乎陰陽之實人知日之為陽而離為日不知離陰卦也如月之為陰而坎為月不知坎陽卦也以此推之陰陽之實則一三才一也人道悖逆其氣發於上而為日月之食則人心恐懼而皷於下其氣豈不應乎故皷人救日月則詔王皷見誨語

歷家之好為欺罔也甚哉不知歷者率為其所欺及知歷者又復與之為徒欲自神其術故凡為是紛紛名

數之浩繁參錯者大抵說辭飾說務使人莫之遽解以自神奇而已矣獨司馬遷之歷書良為簡易特曰大餘小餘而已而亦不明著其說至於班固之志大初歷何其為欺之甚也大初立法之疏已不足道司馬遷悟其非不敢筆之於書復用古歷九百四十分而固尊稱八十一分之善又從而肆陳其飾說所謂大初歷之本法以一日為八十一分月行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復與日會而為一月如此

言足矣何必秘其說而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也二千三百九十二即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之數也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弦望晦朔於是乎定爾又分何必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也此猶云可十九年而七閏初無深秘乃立為章歲之名又曰合天地終數得閏法地數於十天數於九十九年而七閏耳何必詭為是強合之說自此積之至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為統何法之有又何必言以

閏法乘日法得統法其章二十七章而為會三會而為統初無關乎以閏法乘日法也秘其本實之說詭飾偶合之文所謂章月二百三十五者十九年之月數耳殊不必言何必復立其數又何必言五位乘會數得章月也所謂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者二十七章之月數耳亦何必言又何必曰以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也所謂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皆不必言也所謂章中二百二十八即十

九年之中氣除七閏月之無中氣者其數如是耳所謂統中即統月之除閏所謂元中即元月之除閏徒為浩繁之數以助神竒之狀盖不神其術無以言功於上功無足言則名譽不彰利禄患失此漢以来歴家胸中默符之利心歴法精備世服大衍之為法其要在乎通法三千四十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八日之一千六百一十三則月復與日會是為一月耳何必飾而為說曰四象之策又曰揲法八萬九千七百

七十三揲法之數即二十九日與夫餘分一千六百一十三之數每一日為分三千四十即得其數何奇之有何揲之有如曰四四揲之象夫四方其數而定弦望晦朔則明曰四分之以定弦望晦朔足矣何必為是詭飾之辭不務以明告天而專務以滋惑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千四十分度之七百七十九太如此言周天度分豈不明白簡易何必易其名曰乾實又積每度三千四十分而為一百一十一萬三百

七十九太也日行不盡天度嵗差三十六分如此言嵗差又豈不明白簡易又何必變其名曰筞實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也所謂減法尤其無謂所謂九萬一千二百者三十日之數耳既不合日之行又不合月之行乃先布此數復減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是為揲法一月之數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耳不必立此數可也所謂所差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即十二月之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也朔餘一千六百

一十三其數不可縻至於虛分一千四百二十七不必言可也又何必詭其名曰用差積其虛數至於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若此之類奚可殫舉自時厥後諸歷迭興豈能果有所改作哉皆不過爲大衍之分或以八千四百爲日法以四千四百五十七爲朔餘或以一千三百四十爲日法以七百一十一爲朔餘其數自異其實即大衍之日法三千四十即大衍之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詭名飾詐以欺不知歷者忠

信道喪一至於此歐陽永叔既知其詭又備載其詭

辭相與為欺何也豈詭辭為文士之常邪

慈湖遺書卷十五